

萨拉菲斯特主义者在非洲：未必是恐怖主义的开路先锋

作者：Sebastian Elischer

2014年3月初，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教派博科圣地（Boko Haram）的成员，在北尼日利亚的一座村庄里杀死了八十多人。博科圣地教派的成员，是萨拉菲斯特思想流派的追随者，而萨拉菲斯特流派在许多非洲国家里变得日益流行。许多观测者将萨拉菲斯特主义特视为恐怖主义联盟的意识土壤。

解析

在公众讨论中，人们常常对萨拉菲斯特运动的复杂性及多样性避而不谈。概而言之，人们必须区分下面三者：和平的萨拉菲斯特主义者（寂静主义者）、政治上的萨拉菲斯特主义者、具有暴力倾向的萨拉菲斯特主义者（圣战分子）。

- 萨拉菲斯特主义在非洲崛起，可溯原因颇多。其中一个原因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民主化浪潮，该浪潮为非洲许多国家带来了较大的宗教及联盟自由。
- 众多西方外交政治家以及科学家，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萨拉菲斯特思想的传播，导致具有暴力倾向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教团诞生。而对非洲诸国的发展进行仔细分析后，却无法证明萨拉菲斯特思想直接导致恐怖主义的发展。
- 非洲国家面对萨拉菲斯特教团，必须发展出一个长期战略。但人们应该避免将国家暴力当成首要手段；人们更应该首先采取矛盾降级措施。

关键词：非洲、宗教原教旨主义、政治化伊斯兰主义、军事化伊斯兰主义

萨拉菲斯特运动的起源及多样性

2001年9月11日纽约发生的恐怖袭击，让人们们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其影响展开了深入讨论。萨拉菲斯特主义，是伊斯兰教主要的原教旨主义流派，人们认为它对穆斯林的极端化具有极大意义。

萨拉菲斯特主义者，捍卫初始的、未经歪曲的伊斯兰教，也就是默罕默德先知及最早的穆斯林所修行的伊斯兰教。他们认为，默罕默德之后的三代人所经历的时期，是伊斯兰教的繁盛时期；只有对古兰经阐释时忠实于每一个字母，人们才能在宗教方面返回到“伊斯兰教的黄金时期”。顺理成章，萨拉菲斯特主义者拒绝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教规进行当代的、依赖语境的阐释。

萨拉菲斯特传教士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与德拉伊耶埃米尔——Muhammed ibn Saud结盟，以期实现今日沙特阿拉伯地区的军事统一，并让该地区皈依萨拉菲斯特主义，然后，伴随着18世纪的发展，萨拉菲斯特主义成为沙特王朝第一个王国的国教。19世纪末，萨拉菲斯特主义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传播日益广泛。西方帝国主义以及伊斯兰教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危机，似乎为萨拉菲斯特要回归古兰经这一要求，赋予了正统性。按照萨拉菲斯特学者的观点，社会的统一及强大，取决于其宗教性的程度及纯洁度。萨拉菲斯特主义者的代表，粉墨登场，大声批评欧洲殖民主义，将伊斯兰帝国作为欧洲世俗国家的对立面，进行宣扬（参见：Meriboute 2009）。

在萨拉菲斯特共同体中，人们就传播自己价值观的方法及道路，争议颇大。伊斯兰教学者将其区分为三大流派：

- 所谓的纯化论萨拉菲斯特主义者或者寂静主义者拒绝对政治进行积极干预，拒绝使用物理暴力实现宗教目标。其他伊斯兰教思想流派的追随者们，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将人们转变到萨拉菲斯特阵营中来。重要的是努力进行传教活动，并开展教育工作。数百年里，寂静主义追随者主宰了萨拉菲斯特主义。例如，沙特阿拉伯大穆夫提就是寂静主义团体的成员，在沙特阿拉伯，萨拉菲斯特主义是国教。
- 与纯化论萨拉菲斯特主义者相反，政治上更为积极的萨拉菲斯特主义追随者，直接干预国家政治进程，例如在埃及或

者几个阿拉伯海湾国家中，他们组建了萨拉菲斯特政党。

- 萨拉菲斯特主义的第三个流派，也就是相对而言更年轻的流派，要用暴力强迫人们建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神国。这类所谓的圣战分子团体中，包括基地组织，以及非洲西北部的马格里布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分支（缩写：AQIM；Tanzim al-Qa'idah fi Bilad al-Maghrib al-Islami）。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士兵驻扎在沙特阿拉伯，从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许多圣战分子团体随之诞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圣战分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受到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培训，培训的目的是对抗驻扎在阿富汗的苏联占领军。而圣战者（也就是所谓的“阿拉伯阿富汗人”），来自马格里布地区及马施雷克（Mashrek）地区，在苏联撤离阿富汗以后，这些“阿拉伯阿富汗人”全副武装，回到家乡。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们很快就在那里发展为安全政治威胁（参见：Wiktorowicz 2006）。

萨拉菲斯特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

非洲的穆斯林教团，从未呈现出宗教的统一性。数百年来，阿拉伯原教徒流派（“伊斯兰教在非洲”）以及苏非主义的追随者之间一再出现冲突。苏非主义这个词是一个统称概念，指的是伊斯兰教内部那些依照当地实际情况阐释古兰经的流派（“非洲的伊斯兰教”）。苏非主义的信徒们组成伊斯兰教兄弟会。

萨拉菲斯特主义者及其它的原教徒们，认为苏非主义的宗教实践活动，触犯了伊斯兰教学说的纯洁性。对先知的深深崇敬、对伊斯兰教存在之前那个时代的文化仪式的吸收、对古兰经这一神圣经典进行当代阐释或者当地阐释、苏非主义兄弟会首领具有的强大影响力，上述种种，都受到了原教徒团体的强烈反对。

20世纪上半叶，萨拉菲斯特主义逐渐变得重要。非洲的大学生在开罗的爱资哈尔（Azhar）大学学习过，然后作为受萨拉菲斯特影响的教士，回到自己的家乡，向苏非主义兄弟会的信徒进行传教，并建立古兰经学校。与中东地区有商业往来的非洲商人，在非洲大陆的广大地区传播

萨拉菲斯特信仰。他们对欧洲（以及基督教）殖民主义进行谴责，对受欧洲人支持的非洲精英阶层持抵制态度，这样，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原教徒学者获得了可观的支持（参见：Kaba 1974）。

尽管如此，即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许多非洲国家获得了独立，苏非主义兄弟会仍主宰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宗教地图。苏非派教士将具有欧洲特色的世俗民族国家视为合法国家，并以宗教顾问的身份站在这些新的政治精英身旁。他们紧靠政治精英，这让他们赢得了更多的穆斯林人民。与之相反，原教徒群体的传教活动，一再受到政府管理部门的镇压，在许多国家甚至完全遭到禁止（参见：Hock 1999）。

现今的非洲，在伊斯兰教思想流派里，萨拉菲斯特主义的成长最为迅速。这一方面也要归结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几个非洲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其原因是：民主化浪潮带来的结会自由以及宗教活动自由，为萨拉菲斯特的崛起提供了自由空间。二十多年以来，萨拉菲斯特教团能为其信念自由招揽成员；其影响显著可见。

特别是该大陆持续不断的经济困境，促使许多穆斯林转而皈依萨拉菲斯特主义。非洲精英层无法给人民在安全、教育、医疗卫生领域提供最低限度的国家功能，这一失败让人感到沮丧，人们常常将沮丧情绪折射到宗教顾问及精英层的宗教

的信徒提供物资，而这些物资正是世俗民族国家无法为广大人民所提供的。其中，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的慈善机构，活动最为积极（参见：Faath 2003; Kaag 2008）。表格一列举了几个最大的慈善机构，以及它们的来源国家、工作领域。其中两家机构总部设立在西方国家（华盛顿及伦敦）。

萨拉菲斯特主义者不仅在较为贫穷的人民阶层中得到广泛支持，富有的商人也对他们提供大量支持。这涉及到苏非派伊斯兰教对商人这一群体提出的神学及文化方面的期望：根据他们的期望，富有的穆斯林有责任照顾较为贫穷的亲戚，为直系亲属的家庭节日提供资助，并照顾当地的伊玛目。虽然苏非主义伊斯兰教对商人提出很高的期望，但是与之相对，他们享受的社会威望颇低。与此相比，萨拉菲斯特主义者对古兰经进行“忠实于文本”的阐释，从而解除了商人们的大量社会责任。富有的商人按要求，只需支付古兰经中确定的伊斯兰济贫税（Zakat）。在许多国家，这群影响力大的小团体被视作萨拉菲斯特主义的支柱（参见：Elischer 2014）。

表格一：非洲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慈善团体：来源国家及发展项目

协会	来源国家	工作领域
新月福利社会学校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教育
非洲穆斯林机构	科威特	医疗卫生及教育
非洲救济会	科威特	教育
世界穆斯林青年会	沙特阿拉伯	教育及青少年工作
伊斯兰教世界联盟	沙特阿拉伯	清真寺建造、水利工程、食品
卡塔尔慈善协会	卡塔尔	扶贫
乌玛慈善信托基金会	英国	人道主义援助
美国伊斯兰救济会	美国	医疗卫生及水利建设

来源：Rabasa 2009。

支持者身上。萨拉菲斯特的教士在公开场合登台时常常利用这一点。萨拉菲斯特主义者彻底反对政治及宗教现状，这样，他们委婉表示自己知道该大陆危机的出路。此外，他们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慈善团体保持密切联系，这让他们能够向自己

萨拉菲斯特思想的影响：来自非洲的实践调查结果

西方安全政治家及科学家对萨拉菲斯特思想的传播持怀疑态度。人们怀疑，萨拉菲斯特首领及其教团是否能和其他的穆斯林

流派及世俗政府和平共处。人们常常认为，似乎自然而然出现了下一发展趋势：开始的时候，萨拉菲斯特团体可能属于寂静主义流派，将其注意力集中在传教及教育工作上。他们与古兰经的教条主义阐释关系，以及他们要建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神国的绝对愿望，导致在较长时间后，他们无法为异见者提供妥协空间。最后，这些教团变得激进起来，不畏惧在“异教徒”与国家代表面前使用暴力手段。根据这一观点，寂静主义分子必然会转化成圣战分子（参见：Kramer 1996; Lecocq、Schrijver 2007）。

迄今为止，在亚撒哈拉非洲，人们只是在极小范围内进行了系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无法证明这一传播开的假设是真是假。下文的分析，仅限于非洲大陆各处甄选出来的部分国家情况。在此，篇幅所限，无法对所有的萨拉菲斯特教团进行全面的分析，而是针对个别国家里最重要的教团的不同特形式进行清晰阐释。

尼日利亚

寂静主义组织的形成，为圣战恐怖团体提供了神学土壤，尼日利亚的发展，正证明了这一猜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一群教士创建了Yan-Izala-运动。¹ 该群体由一名叫Abubakar Gumi的北尼日利亚伊斯兰教学者兼大法官领导，与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世界联盟有密切关系。很快，在该国的大量地区就出现针对苏非派教士的煽动仇恨的布道以及袭击。随后数年，众多Yan Izala的信徒建立了其他的原教徒团体。自从1999年人们重新引入了多党体系，这些团体与尼日利亚政界建立了影响深远的联系，对异见者一再使用暴力手段。目前，这类教团最出名的代表是博科圣地（“西方教育是欺骗”）恐怖团体，² 该团体自2010年起，在北尼日利亚杀害了大量的自由派穆斯林及基督徒（参见：Loimeier 1997, 2012）。

1 Yan Izala是该运动阿拉伯名的豪萨语缩写；该阿拉伯名的翻译是“清除异教徒及建立伊斯兰教教规协会”。

2 博科圣地（Boko Haram）一词，在专业文献中有不同译法。一些学者将它翻译成“禁止西方教育”，另外一些人的翻译是“西方教育是腐化”或者“西方教育是罪恶”。

马里

马里的情况，充其量也只是部分证实了人们的下一猜测：萨拉菲斯特的活动必然会突变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暴力。早在马里独立以前，其首都巴马科就已有有人成立最初的萨拉菲斯特组织。然而，在苏非派兄弟会的压力下，这些组织相当快地被解散掉。马里于1960年独立后，萨拉菲斯特组织时而被容忍，时而被禁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该国实现民主化以后，萨拉菲斯特活动增多。早在十多年前，政治学家就开始发出警告，让人注意萨拉菲斯特团体对马里政党政治的影响（参见：Soares 2006）。在2007年第二次图瓦雷克族叛乱后，图瓦雷克族的一位名叫Iyad Ag Ghaly首领，成立了Ansar Dine（“信仰的支持者”）团体。Iyad Ag Ghaly曾一度担任过马里驻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官。该团体于2012年与主要扎根于阿尔及利亚恐怖团体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结盟。这两个团体共同占领马里北部地区，从而于2013年1月引发了薮猫行动³。而萨拉菲斯特的圣战分子仅在北马里的图瓦雷克地区站稳了脚跟。在马里南部，萨拉菲斯特团体继续从事政治领域的院外游说活动。目前还没有明显观测到他们采取暴力活动（参见：Thurston 2013）。

尼日尔

与马里、尼日利亚相反，目前纯化论萨拉菲斯特主义者思想流派主宰尼日尔。利比亚的国家元首Qaddafi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尝试着将他对于伊斯兰教的阐释出口到尼日尔，这导致了尼日尔政府建立了一个宗教联盟——尼日尔伊斯兰联盟（AIN），以此保护本国免遭外界宗教影响。该联盟由尼日尔军事政府的代表及苏非派兄弟会代表组成。尼日尔伊斯兰联盟类似国家监督部门，展开行动，将每个原

3 薮猫行动，是法国军队在马里国土上开展的军事活动；其目标是支持马里军队，遏制并消除好战的伊斯兰原教徒。该行动获得联合国同意，于2013年1月10日启动；直至2013年6月，较大规模的法国军队驻扎于马里。现在，薮猫行动上升为联合国的后继行动——“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行动”（MINUSMA；Mission multidimensionnelle intégrée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a stabilisation au Mali）。

教徒联盟排除于宗教生活之外。自从民主宪法于1993年得以颁布后，萨拉菲斯特团体只需从内政部获得许可，就能重新进行传教工作。而人们解散暴力或者好斗的协会的速度，相当之快。目前萨拉菲斯特主义者及苏非主义信徒和平共处（参见：Elischer 2014）。即使尼日尔约三分之一的人民在受萨拉菲斯特控制的清真寺进行祷告，然而毫无迹象显示尼日尔领土上具有暴力倾向的萨拉菲斯特主义者正在扩散。

索马里

除了尼日利亚以外，索马里是另一有力范例，显示了萨拉菲斯特组织由激进活动演变为采取暴力手段。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索马里就出现了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团体，这些团体当时受到前总统Barre政府的血腥镇压。于是，这些团体转至地下，1978年组织建立了Harakat al-Islah（“改革运动”）行动，该行动尤其在教育领域开展积极活动，在首都摩加迪沙特别受到大学生欢迎。从神学角度看，“改革运动”亲近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大学生和商人成立了al-Ittihad al-Islami（“伊斯兰教联盟”）。沙特阿拉伯对此联盟提供捐款，通过沙特阿拉伯的这一支持，该联盟控制着邦特兰（Puntland）地区的广大区域。1996年，埃塞俄比亚军队击溃了“伊斯兰教联盟”，该联盟的成员成立了Ittihad al-Mahakim al-Islamiyya（“伊斯兰教审判联盟”）。其青少年武装组织al-Shabaab（“圣战者青少年运动”），现今控制着首都摩加迪沙的大部分地区。不久前，“圣战者青少年运动”对整个东非地区多次发动恐怖袭击（参见：Rabasa 2009）。上一次袭击发生于2013年9月，当时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家购物中心，成为“圣战者青少年运动”成员的袭击目标。

肯尼亚

在肯尼亚，萨拉菲斯特主义在过去数十年里也出现激化现象。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萨拉菲斯特传教士在北方以及海岸地

区，对伊斯兰教少数派开展的教化活动增多。1991年独党统治时代结束后，伊斯兰教利益团体分散瓦解。广大穆斯林团体尝试建立一个致力于所有穆斯林利益的政党，1992年，这一尝试失败，因为人们一概禁止成立宗教政党。随后，肯尼亚政府以及穆斯林少数派之间的关系恶化。基地组织于1998年对美国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大使馆发动恐怖袭击，于2002年对蒙巴萨的天堂宾馆发动恐怖袭击，这导致了许多穆斯林觉得，自己被肯尼亚政府一概打上了恐怖分子的烙印。这一政治发展动态，以及肯尼亚穆斯林所主导的地区经济边缘化，导致2008年人们成立了原教徒倾向的穆斯林青年联盟（Muslim Youth League）。该青年联盟鼓动发起反肯尼亚国家政府的圣战，并为“圣战者青少年运动”招募来自肯尼亚的成员（参见：Rabasa 2009）。

埃塞俄比亚

与尼日尔一样，寂静派教团主宰着埃塞俄比亚。自从1991年军事统治结束后，政府不再限制人们成立宗教协会。尤其在奥罗莫（Oromo）地区，存在着萨拉菲斯特联盟团体。坐落于该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埃塞俄比亚穆斯林青年联合会，是埃塞俄比亚目前最为重要的萨拉菲斯特组织。在神学方面，他们以沙特阿拉伯的寂静派团体为导向。1994年成立的at-Takfir wal-Hijra（“宣布他人不是真正的教徒并退隐”），是一个特殊情况。其他的萨拉菲斯特主义者避免与这一团体来往，今天该团体已经沉寂。在萨拉菲斯特主义者、苏非主义者或者基督徒之间，很少出现冲突。甚至萨拉菲斯特的传道士也表态，承认世俗民族国家作出了积极的发展贡献（参见：Ostebø 2007）。

南非共和国

在南非共和国，萨拉菲斯特迄今为止的所有活动，主要集中在传教及教育工作方面。自从1994年种族隔离结束后，各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教团，就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阐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穆斯林。这在开普敦较穷的地区尤其明显；萨拉菲斯特

运动尤其获得该城有色人种的支持。个别学者试图将所有教团汇集为一个组织，但是迄今为止，这一努力徒劳无功（参见：Dumbe、Tayob 2011）。

萨拉菲斯特主义激化——国家面临的挑战

对七个非洲国家里萨拉菲斯特群体进行的较为详细的发展分析后，可以反驳下一假设，即：萨拉菲斯特主义呈现线形发展，以和平的传教工作为开端，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暴力活动为终结。列举的七种情形中，三种情况下（尼日尔、埃塞俄比亚、南非共和国）里，纯化论萨拉菲斯特主义者团体占据主宰地位。在马里，大多数萨拉菲斯特团体从事政党政治活动，不诉诸物理暴力手段来夺取权力。而在另外的三个国家里（尼日利亚、肯尼亚、索马里），萨拉菲斯特主义者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谋杀者身份登场。

由此，人们不能将萨拉菲斯特群体自动等同于恐怖分子，而另一方面，不可否认，这类宗教团体一定程度上贴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活动。萨拉菲斯特教团的倾向，处处取决于各国、各地区的独特因素：如果肯尼亚的邻国索马里没有崩溃，那么，至少肯尼亚萨拉菲斯特主义者的激化行动，不会像现在这样强烈。倘若未曾出现图瓦雷克矛盾，那么，北马里地区就不会沦陷到宗教极端分子的手里。尼日利亚在文化和政治上，分为基督徒及穆斯林两个团体，而且两个团体各占人口的一半，这两个事实，明显促成了尼日利亚所有宗教团体的激化现象。

然而，萨拉菲斯特主义越来越受到欢迎，这对非洲的各国政府都普遍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该如何长期应对萨拉菲斯特组织。遗憾的是，必须确认，目前为止只有少数政府认真面对这一政治及社会挑战。通常情况下，政府发现伊斯兰原教旨暴力活动出现后，非洲政府才会做出反应。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反应是：过于草率地过度采取国家暴力（参见：United Nations 2011）。

非洲政府遵循的反恐战略，注重于强硬镇压，但却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恰当的交流性措施。直接负责恐怖活动的作案者虽然被剥夺战斗能力，或者被处决，中、长期来说，却可能会出现暴力螺旋式升级现象，这首先会威胁到人民。尼日利亚、肯

尼亚就是这方面的有力例证，而这与其它地方不一样，例如，在英国人们定期举行国家代表人员与纯化论萨拉菲斯特主义者团体之间的交流，以共同应对暴力极端分子（参见：Lambert 2008）。目前为止，只有尼日尔政府可以夸赞自己采取了类似战略。在尼日尔，人们成立了讨论论坛，邀请所有宗教思想流派及教派的代表参见。这类宗教运动原则上拒绝民主程序，然而与它们进行定期合作，这一做法却备受争议。批评人们与萨拉菲斯特团体进行合作时，须注意到萨拉菲斯特主义在所有的非洲国家已经长期扎稳了脚根，并意味着可观的潜在矛盾威胁。忽视这一点，或者有需要的时候只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会让原本就已经剑拔弩张的安全政治局面进一步激化。

参考文献

- Dumbe, Yunus, 与 Abdulkader Tayob (2011), *Salafis in Cape Town in Search of Purity* (开普敦的萨拉菲斯特主义者寻找纯粹性), *Certainty and Social Impact, Die Welt des Islams*, 51, 1, 188-209.
- Elscher, Sebastian (2014), *Sacrificing Democratic Principles on the Altar of Security: Democratic Reform and Islam in the Republic of Niger* (在安全这一祭坛上献祭民主原则：尼日尔共和国的民主改革及伊斯兰教),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Faath, Sigrid (2003), *Islamische Stiftungen und wohltätige Einrichtungen mit entwicklungspolitischen Zielsetzungen in arabischen Staaten* (阿拉伯国家以发展政策为目标的伊斯兰教基金会及慈善机构), Hamburg: Deutsches Orient-Institut.
- Hock, Carsten (1999), *Fliegen die Seelen der Heiligen? Muslimische Reform und staatliche Autorität in der Republik Mali seit 1960* (圣人灵魂在飞翔吗？1960年以来马里共和国的穆斯林改革及国家权威), Berlin: Klaus Schwarz Verlag.
- Kaag, Mayke (2008), *Transnational Islamic NGOs in Chad: Islamic Solidarity in the Age of Neoliberalism* (乍得的跨国伊斯兰非政府组织：新自由主义时代下伊斯兰教的团结), *Africa Today*, 54, 3, 3-18.

- Kaba, Lansiné (1974), *The Wahhabiyya: Islamic Reform and Politics in French West Africa* (乌瓦哈比思想: 法属西非的伊斯兰改革与政治),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Kramer, Martin (1996), Fundamentalist Islam at Large: The Drive for Power (原教旨伊斯兰教整体: 追逐权力), *Middle East Quarterly*, 3, 2, 37-49.
- Lambert, Robert (2008), Empowering Salafis and Islamists against Al-Qaeda: A London Counterterrorism Case Study (授权萨拉菲斯主义者及伊斯兰教徒对抗基地组织: 伦敦的反恐怖主义个案情况研究),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41, 1, 31-35.
- Lecocq, Baz, 与 Paul Schrijver (2007), The War on Terror in a Haze of Dust: Potholes and Pitfalls on the Saharan Front (烟尘迷雾中的反恐战争: 撒哈拉前线的洞穴与陷阱),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25, 1, 141-165.
- Loimeier, Roman (2012), Boko Haram: The Development of a Militant Religious Movement in Nigeria (博科圣地: 尼日利亚武力宗教运动发展), *Africa Spectrum*, 47, 2-3, 137-155, 网址: <<http://journals.sub.uni-hamburg.de/giga/afsp/article/view/555/553>> (2014年3月26日).
- Loimeier, Roman (1997), *Islamic Refor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Northern Nigeria* (北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教改革及政治变更),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Meriboute, Zidane (2009), *Islam's Fateful Path* (伊斯兰教的命定道路), London: I.B. Tauris.
- Ostebø, Terje (2007), *The Question of Becoming: Islamic Reform-Movements in Contemporary Ethiopia* (形成这一问题: 当代埃塞俄比亚的伊斯兰教改革运动), Bergen: Christian Michelsen Institute.
- Rabasa, Angel (2009), *Radical Islam in East Africa* (东非的激进派伊斯兰教),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 Soares, Benjamin (2006), Islam in Mali in the Neoliberal Era (新自由主义时代中马里的伊斯兰教), *African Affairs*, 105, 418, 77-95.
- Thurston, Alex (2013), Towards an Islamic Republic of Mali? (前往一个马里伊斯兰教共和国?),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37, 2, 45-66.
- United Nations (2011), *Report of the Monitoring Group on Somalia and Eritrea* (索马里及厄立特里亚的观察报告),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Wiktorowicz, Quintan (2006), Anatomy of the Salafi Movement (解析萨拉菲斯特运动),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29, 1, 207-239.

■ 作者简介

Sebastian Elischer 青年教授、博士，是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非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也是吕讷堡大学的比较政治学青年教授。在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的“政治体系合法性及效率”一号科研重点里，他负责协调“在不对等背景下的参与及代表”跨区域科研小组。

邮件地址: <sebastian.elischer@giga-hamburg.de>, 网址: <www.giga-hamburg.de/en/team/elischer>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本专题的相关研究

在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的一号科研重点（“政治体系合法性及效率”）及二号科研重点（“暴力与安全”）里，本所的多名科研人员研究宗教团体对政治体系或暴力争端、和平进程的影响。在本所的二号科研重点里，Annette Ranko领导下的“宗教、矛盾、政治”科研小组，研究宗教对全球政治发展的意义（<www.giga-hamburg.de/en/researchteam/religion-conflict-and-politics>）。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本专题的相关出版物

Bank, André, 与 Erik Mohns (2012), Syrian Revolt Fallout: End of the Resistance Axis? (叙利亚起义余波：反抗轴心的终结吗？), *Middle East Policy*, 19, 3, 25-35.

Basedau, Matthias, Georg Strüver, Johannes Vüllers 与 Tim Wegenast (2011), Do Religious Factors Impact Armed Conflict? Evidence from Sub-Saharan Africa (宗教因素影响武装矛盾吗？来自亚撒哈拉非洲的证据),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23, 5, 752-779.

Elischer, Sebastian (2014), *Sacrificing Democratic Principles on the Altar of Security: Democratic Reform and Islam in the Republic of Niger* (在安全这一祭坛上献祭民主原则：尼日尔共和国的民主改革及伊斯兰教),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Fürtig, Henner (2009), Iran and Saudi Arabia: Eternal „Gamecocks“? (伊朗及沙特阿拉伯：永恒的“斗鸡”),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t 30, MEI Viewpoints, Special Edition*, Washington, D.C.: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 161-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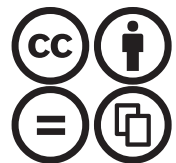
Iskander, Elizabeth, 与 Annette Ranko (2013), The Fall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mplications for Egypt (穆斯林兄弟会的没落：对埃及的影响), *Middle East Policy*, 20, 4, 111-123.

Ranko, Annette (2014), *Die Muslimbruderschaft: Porträt einer mächtigen Verbindung* (穆斯林兄弟会：一个强大团体的肖像), Hamburg: edition Körber-Stiftung.

Rosiny, Stephan (2012), *Islamismus und die Krise der autoritären arabischen Regime*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阿拉伯独裁政府的危机), *GIGA Focus Nahost*, 2, 网址: <http://www.giga-hamburg.de/en/publications/giga-focus/nahost>.



GIGA《焦点》刊物，为开放式发表刊物。您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下载，链接为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并可依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中“姓名标示—禁止改作3.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3.0/de/deed.en>的规定，自由复制、传播、展示作品。特别注意：正确注明该文首次发表于GIGA《焦点》刊物，不得更改、删节。



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 Leibniz-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 莱布尼茨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坐落于汉堡，是一家政治上独立的、非大学性的研究机构，就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全球问题，出版《焦点》系列刊物。编辑组讨论、甄选文章，文章的中、英文版发表于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焦点》刊物国际版。该系列刊物由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编辑、出版，非德国外交部刊物。选取的主题、作者所持的观点，并不代表德国联邦政府的官方立场。保留错误、遗漏的可能性。GIGA及其作者，对内容正确性、完整性，或使用本刊物提供信息而造成的后果，不承担责任。不使用女性专有人称、职位表达方式的原因，仅是为了方便阅读。

编辑: Robert Kappel; 杂志系列总负责: Hanspeter Mattes

翻译: 曹娟 (Cao Juan); 审校及排版: Christine Berg (山可婷)

联络: <giga-focus@giga-hamburg.de>; GIGA, Neuer Jungfernstieg 21, 20354 Hamburg, Germany 德国汉堡

出版说明

G I G A Focus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Leibniz-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